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漢文卷三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向

向字子政初名更生楚元王交玄孫地節中爲輦郎神爵初擢諫大夫後坐罪贖滅死拜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卽位擢爲宗正呂忤弘恭石顯下獄尋爲中郎復下獄免爲庶人成帝卽位召拜中郎領護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中壘校尉綏和中卒年七十二有尚書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五經通義九卷五經要義五卷世說二卷七略別錄二十卷列女傳十五卷列仙傳三卷新序三十卷說苑二十卷集六卷

請雨華山賦

崆嶳巍峭嶮山清忽幽昧往曲勃林岑茱萸一作竭離安連迎嶮通谷曼服愧奄草均阿阪股紛聲沸路遶遠調修崒嶮寒服嶮冥

冥蘭蔓口口口散峽峭峭林林漆漆路黍稷雲岷忽傳天下爲溪

壑旅請今淡渥水谷密請宜令所出百鎰鎰清池涌泉淡州鳴一作

鳴鶯翔噉噉殊召診賞懸若神悲哀一作徂往一作不可語人鹿

鹿麕靡憇他他野牛勝握觸熊螽蟀律怒佛特林旅象犀庸遊山

林天陰且雨員日聆棠柘梓桐摶捎母猴猿木戲手相持瞻陽趨

琴若風時憚鴛飄陽鸞孔翠文章明豎一作曠苑倉游山翫愜蠟

狐貉臨水凝渾兮不觸果必方莖格可爲愧陵鯉難神龜春夏出

游冬自根聖人親之誠虞哉號拖口何不可勝亦路臨何爲華山

古文苑案此賦多脫誤無從校正

雅琴賦

觀聽之所至乃知其美也文選蜀都賦注

潛坐溼廬之中巖石之下文選張衡歸田賦注又傅咸贈何劭王濟詩注

游予心曰廣觀且德樂之情文選琴賦注

末世鎖才兮知音寡

文選謝靈運七里湖詩注

窮音之至人於神

文選古詩十九首注

彈少宮之際天授中徵召及泉

文選七命注

威黷心而息烈兮伏雅操之循則

初學記十六

園基賦

略觀園基法於用兵怯者無功貪者先亡

文選博奕論注案胡文類聚七十四引馬融

園基賦亦有此四語

九歎

伊伯庸之未胄兮諒皇直之屈原云余肇祖於高陽兮惟楚懷之  
嬋連原生受命於貞節兮鴻永路有嘉名齊名字於天地兮並光  
明於列星吸精粹而吐氛濁兮橫邪世而不取容行叩誠而不阿  
兮遂見排而逢讒后聽虛而黜實兮不吾理而順情腸憤悁而含  
怒兮志遷蹇而左傾心儻慌其不我與兮躬速速其不吾親辭靈

脩而隕志兮，吟澤畔之江濱。椒桂羅日顛覆兮，有竭信而歸誠。讒夫譏謔而漫著兮，曷其不舒予情。始結言於廟堂兮，信中塗而叛之。懷蘭蕙與衡芷兮，行中壅而散之。聲哀哀而懷高丘兮，心愁愁而思舊邦。願承閒而自恃兮，徑淫暄而道塵。顏黴黷日沮敗兮，精越裂而衰耄。袞襜襜而含風兮，衣納納而掩露。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濤而下降。徐徘徊於山阿兮，飄風來之洶洶。馳余車兮，玄石步。余馬兮，洞庭。平明發兮，蒼梧。夕投宿兮，石城。芙蓉蓋而蒞華車兮，紫貝闕而玉堂。薜荔飾而陸離薦兮，魚鱗衣而白蜺裳。登逢龍而下隕兮，遵故都之漫漫。思南郢之舊俗兮，賜一夕而九運。揚流波之潢潢兮，體溶溶而東回。心悵悵以永思兮，意曖曖而日頹。白露紛以塗塗兮，秋風瀏以蕭蕭。身永流而不還兮，魂長逝而常愁。歎曰：譬彼流水，紛揚碇兮。波逢洶涌，潰湧沛兮。掄揚滌盪，漂流隕往。觸崆石兮，龍印將圜。繚辰宛轉，阻相薄兮。遭紛逢凶，蹇離尤兮。

垂文揚采、遺將來兮、

逢紛

靈懷其不吾知兮、靈懷其不吾聞、就靈懷之皇祖兮、烈靈懷之鬼神、靈懷曾不吾與兮、卽聽夫人之諛辭、余辭上參於天際兮、芴引之於四時、指日月使延照兮、撫招搖曰質正、立師曠俾端詞兮、命咎繇使竝聽、兆出名曰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余幼既有此鴻節兮、長愈固而彌純、不從俗而誠行兮、直射指而信志、不枉繩曰直曲兮、屈情素曰從事、端余行其如玉兮、述皇輿之踵跡、羣阿容曰晦光兮、皇輿覆曰幽辟、輿中塗曰回畔兮、駟馬驚而橫犇、執組者不能制兮、必折輓而摧轅、斷鑣銜曰馳騫兮、暮去次而敢止、路蕩蕩其無人兮、遂不禦乎千里、身衡陷而下沈兮、不可獲而復登、不顧身之卑賤兮、惜皇輿之不興、出國門而端指兮、冀壹寤而錫還、哀僕夫之坎毒兮、屢離憂而逢患、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

水遊惜師延之浮渚兮，赴汨羅之長流。遵江曲之逶移兮，觸石碣而衝遊。波澧澧而揚澆兮，順長瀨之濁流。凌黃沱而下低兮，思還流而復反。玄輿馳而竝集兮，身容與而日遠。擢舟杭以橫灑兮，滄湘流而南極。立江界而長吟兮，愁哀哀而累息。情慌忽以忘歸兮，神浮遊以高厲。心蛩蛩而懷顧兮，魂眷眷而獨逝。

歎曰：余思舊邦，心依違兮。日暮黃昏，羌幽悲兮。去郢東遷，余誰慕兮。讒夫黨旅，其目茲故兮。河水淫淫，情所願兮。願瞻郢路，終不返兮。

離世

惟鬱鬱之憂毒兮，志坎塲而不違。身憔悴而考旦兮，日黃昏而長悲。閔空宇之孤子兮，哀枯楊之冤鴉。孤雌吟於高墉兮，鳴鳩棲於桑榆。玄蟻失於潛林兮，獨偏弃而遠放。征夫勞於周行兮，處婦憤而長望。申誠信而罔違兮，情素潔於紐帛。光明齊於日月兮，文采

耀於玉虹，傷壓次而不發兮。思沈抑而不揚，芳懿懿而終敗兮。名  
靡散而不彰，背玉門曰奔驚兮。塞離尤而干詬，若龍逢之沈首兮。  
王子比干之逢醢，念社稷之幾危兮。反爲讎而見怨，患國家之離  
沮兮。躬獲愆而結難，若青蠅之偽質兮。管驪姬之反情，恐登階之  
逢殆兮。故退伏於末庭，孽臣之號咷兮。本朝蕪而不治，犯顏色而  
觸諫兮。反蒙辜而被疑，苑蘼蕪與菌若兮。漸藁本於滂瀆，淹芳芷  
於腐井兮。奔雞駭於筐籠，執棠谿曰刺蓬兮。秉干將曰割肉，筐澤  
瀉曰豹鞞兮。破荆和曰繼築，時湘濁猶未清兮。世殺亂猶未察，欲  
容與曰俟時兮。懼年歲之旣晏，願屈節曰從流兮。心鞏鞏而不夷，  
靈浮沉而馳騁兮。下江湖曰逕迴。

歎曰：山中檻檻，余傷懷兮。征夫皇皇，其孰依兮。經營原野，杳冥冥  
兮。乘騏驎，躡舒吾情兮。歸骸舊邦，莫誰語兮。長辭遠逝，乘湘去兮。

怨思



志隱隱而鬱怫兮，愁獨哀而冤結。腸紛紜以繚轉兮，涕漸漸其若屑。情慷慨而長懷兮，信上皇而質正。合五嶽與八靈兮，訊九魁與六神。指列宿以白情兮，訴五帝以置詞。北斗爲我折中兮，太一爲余聽之。云服陰陽之正道兮，御后土之中和。佩蒼龍之蚺蚪兮，帶隱虹之透地。曳彗星之皓旰兮，撫朱爵與鷓鴣。遊清靈之颯戾兮，服雲衣之披披。杖玉華與朱旗兮，垂明月之玄珠。舉霓旌之璫翳兮，建黃纁之總旌。躬純粹而罔愆兮，承皇考之妙儀。惜往事之不合兮，橫汨羅而下瀉。樂隆波而南渡兮，逐江湘之順流。赴陽侯之潢洋兮，下石瀨而登洲。陵魁堆以蔽視兮，雲冥冥而閣前。山峻高以無垠兮，遂曾閔而迫身。雪雰雰而薄木兮，雲霏霏而隕集。阜隘狹而幽險兮，石嶮嵯以翳日。悲故鄉而發忿兮，去余邦之彌久。背龍門而入河兮，登大墳而望夏首。橫舟航而溷湘兮，耳聊啾而憺恍。波淫淫而周流兮，鴻溶溢而滔蕩。路曼曼其無端兮，周容容而

無識引日月已指極兮、少須臾而釋思、水波遠已冥冥兮、眇不睹其東西、順風波已南北兮、霧宵晦已紛紛、日杳杳已西頽兮、路長遠而窘迫、欲酌醴已娛憂兮、蹇騷騷而不釋、

歎曰、飄風蓬龍、埃拂拂兮、中木搖落、時槁悴兮、遭傾遇禍、不可救兮、長吟永歎、涕究究兮、舒情陳詩、冀已自免兮、頽流下隕、身日遠兮、

遠逝

覽屈氏之離騷兮、心哀哀而怫鬱、聲嗷嗷已寂寥兮、顧僕夫之憔悴、撥詔諛而匡邪兮、切渙澌之流浴、盪澀淡之姦咎兮、夷蠹蠹之溷濁、懷芬香而挾蕙兮、佩江離之萋萋、握申椒與杜若兮、冠浮雲之峨峨、登長陵而四望兮、覽芷圃之蠶蠶、遊蘭皋與蕙林兮、睨玉石之嶮嶮、楊精華已眩耀兮、芳鬱渥而純美、結桂樹之旖旎兮、紉荃蕙與辛夷、芳若茲而不御兮、捐林薄而苑死、驅子僑之犇走兮、

申徒狄之赴淵、若由夷之純美兮、介子推之隱山、晉申生之離殃兮、荆和氏之泣血、吳申胥之抉眼兮、王子比干之橫廢、欲卑身而下體兮、心隱惻而不置、方圓殊而不合兮、鉤繩用而異態、欲竄時於須臾兮、日陰曠其將暮、時遲遲其日進兮、年忽忽而日度、妄周容而入世兮、內距閉而不開、埃時風之清激兮、愈氛霧其如塵、進雄鳩之耿耿兮、讒介介而蔽之、默順風以偃仰兮、尚由由而進之、心愴恨以冤結兮、情舛錯以曼憂、蹇蒨蒨於山野兮、采撚支於中洲、望高丘而歎涕兮、悲吸吸而長懷、孰契契而委棟兮、日晡晡而下類

歎曰、江湘油油、長流汨兮、桃榆揚汰、盪迅疾兮、憂心展轉、愁怫鬱兮、冤結未舒、長隱忿兮、丁時逢殃、可奈何兮、勞心悄悄、涕瀟瀟兮、惜賢

悲余心之悄悄兮、哀故邦之逢殃、辭九年而不復兮、獨煢煢而南

行思余俗之流風兮，心紛錯而不受。遵壁莽曰呼風兮，步從容於山廋。巡陸夷之曲衍兮，幽空虛曰寂寞。倚石巖曰流涕兮，憂憔悴而無樂。登巘岵曰長企兮，望南郢而闐之。山脩遠其遶遶兮，塗漫漫其無時。聽玄鶴之晨鳴兮，干高岡之峨峨。獨憤積而哀娛兮，翔江洲而安歌。三鳥飛曰自南兮，覽其志而欲北。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欲遷志而改操兮，心紛結其未離。外彷徨而遊覽兮，內惻隱而含哀。聊須臾曰時忘兮，心漸漸其煩錯。願假簧曰舒憂兮，志紆鬱其難釋。歎離騷曰揚意兮，猶未殫於九章。長噓吸曰於悒兮，涕橫集而成行。傷明珠之赴泥兮，魚眼璣之堅藏。同鴛羸與棄駟兮，雜班駁與關茸。葛藟藟於桂樹兮，鳴鴉集於木蘭。促促談於廊廟兮，律魁放乎山開。惡虞氏之簫韶兮，好遺風之激楚。潛周鼎於江淮兮，繫土驚於中宇。且人心之持舊兮，而不可保。長遭彼南道兮，征夫宵行。思念郢路兮，還顧睠睠。涕流交集兮，泣下

漣漣

歎曰登山長望中心悲兮，菀彼青青泣如頽兮，留思北顧涕漸漸兮，折銳摧矜凝汜濫兮，念我煢煢魂誰求兮，僕夫慌悴散若流兮。

憂苦

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賢，情純潔而罔蕘兮，姿盛質而無愆，放佞人與諂諛兮，斥讒夫與便嬖，親忠正之惻誠兮，招貞良與明智，心溶溶其不可量兮，情澹澹其若淵，回邪辟而不能入兮，誠願藏而不可遷，遂下秩於後堂兮，迎宓妃於伊雒，荆讒賊於中廟兮，選呂管於榛薄，叢林之下無怨士兮，江河之畔無隱夫，三苗之徒已放逐兮，伊臯之倫已充廬，今反表已爲裏兮，顛裳已爲衣，戚宋萬於兩楹兮，廢周邵於遐夷，卻騏驎已轉運兮，騰驪羸已馳逐，蔡女黜而出帷兮，戎婦入而綵繡服，慶忌囚於阱室兮，陳不占戰而赴圍，破伯牙之號鍾兮，挾人箏而彈緯，藏璫石於金匱兮，捐赤

瑾於中庭、韓信蒙於介冑兮、行夫將而攻城、莞芘棄於澤洲兮、馳  
蠶蠶於筐籠、麒麟奔於九皋兮、熊羆羣而逸囿、折芳枝與瓊華兮、  
樹枳棘與薪柴、握荃蕝與射干兮、耘藜藿與蘘荷、惜今世其何殊  
兮、遠近思而不同、或沈淪其無所達兮、或清激其無所通、哀余生  
之不當兮、獨蒙毒而逢尤、雖饗饗曰申志兮、君乖差而屏之、誠惜  
芳之菲菲兮、反曰茲爲腐也、懷椒聊之諛諛兮、乃逢紛曰罹詬也、  
歎曰、嘉皇旣歿、終不反兮、山中幽險、郢路遠兮、讒人談談、孰可愬  
兮、征夫罔極、誰可語兮、行吟累歎、聲喟喟兮、懷憂含戚、何佗僚兮、

愍命

冥冥深林兮、樹木鬱鬱、山參差曰嶮巖兮、阜杳杳曰蔽日、悲余心  
之悄悄兮、目眇眇而遺泣、風騷屑曰搖木兮、雲吸吸曰湫戾、悲余  
生之無觀兮、愁倥偬於山陸、旦徘徊於長阪兮、夕彷徨而獨宿、髮  
披披曰鬢鬢兮、躬劬勞而瘠悴、魂恹恹而南行兮、泣霑襟而濡袂、

心嬋媛而無告兮，口噤閉而不言。遠郢都之舊閭兮，回湘沅而遠遷。念余邦之橫陷兮，宗鬼神之無次。閔先嗣之中絕兮，心惶惑而自悲。聊浮遊於山陬兮，步周流於江畔。臨深水而長嘯兮，且尙佯而汜觀。興離騷之微文兮，冀靈修之壹悟。還余車於南郢兮，復往軌於初古。道修遠其難遷兮，傷余心之不能已。背三五之典刑兮，絕洪範之辟紀。播規架以背度兮，錯權衡而任意。操繩墨而放棄兮，傾容幸而侍側。甘棠枯於豐草兮，藜棘樹於中庭。西施斥於北宮兮，妲惟倚於彌盃。烏獲馭而驟乘兮，燕公操於馬圍。蒯聵登於清府兮，咎繇棄而在桎。蓋見茲日永歎兮，欲登階而狐疑。乘白水而高鶩兮，因徙池而長詞。

歎曰：倘佯墟阪，沼水深兮。容與漢渚，涕淫淫兮。鍾牙已死，誰爲聲兮。緝阿不御，焉舒情兮。曾哀悽愴，心離離兮。還顧高丘，泣如灑兮。

思古

悲余性之不可改兮，屢懲艾而不遂。服覺皓曰殊俗兮，貌揭揭曰  
巍巍。譬王儁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太清。欲與天地參壽兮，與日  
月而比榮。登崑崙而北首兮，悉靈囿而來謁。選鬼神於太陰兮，登  
閭闔於玄闕。回朕車俾西引兮，褰虹旗於玉門。馳六龍於三危兮，  
朝西靈於九嶺。結余軫於西山兮，橫飛谷曰南征。絕都廣曰直指  
兮，歷祝融於朱冥。枉玉衡於炎火兮，委兩館於咸唐。貫頰濛曰東  
竭兮，維六龍於扶桑。周流覽於四海兮，志升降曰高馳。徵九神於  
回極兮，建虹采曰招指。駕鸞鳳曰上游兮，從玄鶴與鶴明。孔鳥飛  
而送迎兮，騰羣鶴於瑤光。排帝宮與羅囿兮，升縣圃曰眩滅。結瓊  
枝曰雜佩兮，立長庚曰繼日。凌驚雷曰軼駭電兮，緹鬼谷於北辰。  
鞭風伯使先驅兮，囚靈玄於虞淵。遡高風曰低徊兮，覽周流於朔  
方。就顛頊而瞰詞兮，考玄冥於空桑。旋車逝於崇山兮，奏虞舜於  
蒼梧。滄楊舟於會稽兮，就中胥於五湖。見南郢之流風兮，殞余躬。



於沅湘望舊邦之黯黯兮時湘濁其猶未央懷蘭茝之芬芳兮妬  
被離而折之張絳帷日澹澹兮風邑邑而蔽之日噉噉其西舍兮  
陽焱焱而復顧聊假日日須臾兮何騷騷而自故

歎曰譬彼蛟龍乘雲浮兮汎淫頽溶紛若霧兮游浚轉轉雷動電  
發馭高舉兮升虛凌冥沛濁浮流入帝宮兮搖翹奮羽馳風騁雨  
遊無窮兮

遠遊

已上並  
見楚詞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三十五終

全漢文卷三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向二

使外親上變事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  
今道路人間望之等復進言爲且復見毀議必曰嘗有過之臣不  
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  
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言爲  
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案道侯  
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  
上感其言遂賞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  
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  
不誅復爲大中大夫膠西相言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

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已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繇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已爲宜退恭顯，已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已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漢書楚元王交附傳，更生使其外親上變事書奏，弘恭石顯疑其更生所爲，坐免爲庶人。

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已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竝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咄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已骨肉之親，又加已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籥韶

九成而獻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維遷眾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百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呂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呂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粢釐粢麥也始自天降此皆呂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眾枉勉疆呂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慤慤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

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其懲霜降失節不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曰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竝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隄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鷓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饉蝻蝻蝻午並

起當是時禍亂輒應。祗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皆敗其師於賈。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已營或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已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已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眾。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已終乖離之咎。是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

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襄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已成  
太平，致雅頌，猶御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已來六年矣，案春秋六  
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  
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已然者，譏邪竝進也。譏邪之所已  
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  
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  
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  
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  
雪靡靡，見睍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  
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誣，豈可勝道哉。  
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曰大治。榮華至今，孔  
子與季孟皆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

斯而消孔子叔孫故曰大亂汗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曰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



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已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已先戒災異之所已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已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已爲法原秦魯之所消已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已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諛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竝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已效今事一二條其所已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位淺已得獲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

漢書楚元王交附傳更生見周堪張猛在

極諫用外戚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

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子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衛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已雍徹，竝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筮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正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閭樂望夷之禍。秦遂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終

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已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泊，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已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已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函地中，雖立石起柳，無已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

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已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已政，皆罷令就第，已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已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已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漢書楚元王交附傳時上無繼嗣天子召見向曰爲中壘校尉

漢書楚元王交附傳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向遂上封事極諫書奏

理甘延壽陳湯疏

邳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損重、羣臣皆  
聞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  
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檻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  
屠五重城、搃歛戾之旗、斬邳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  
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  
邳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  
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  
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  
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  
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  
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  
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

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凡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曰爲遠沈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指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曰觀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曰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損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虜獲駿馬三十四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曰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曰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于大宛郵支之虜重于宛王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曰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曰勦有功

漢書陳湯傳

諫營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禘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日戒慎民萌何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

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曰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曰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禹葬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秦泉宮祈年館下，樛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曰：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目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



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  
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禮也宋桓司馬  
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  
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  
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  
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  
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  
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  
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百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  
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  
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  
燒其滅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  
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

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絲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侈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曰饑饉。物故流離。曰十萬數。臣甚懼焉。曰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曰示眾庶則苦之。若苟曰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

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樛里張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呂儉安神可呂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

臧呂侈生害足呂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呂息眾庶

漢書楚元王交附傳

復上奏災異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呂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呂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呂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呂斷疑也易

曰觀乎天文，曰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厥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燄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眾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

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曰崇劉氏、故狠狠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曰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佯來曰圖、天文難曰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漢書楚元王交附傳、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復上奏、其辭曰、

奏劾甘忠可

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

漢書李尋傳

對成帝甘泉泰時問

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救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

祠而息音聲碑隱野雞皆唯每見雍太祝祠曰太牢遺侯者乘傳馳詣行在所曰爲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曰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曰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

漢書郊祀志下初罷

甘泉泰畤作南郊曰大風壇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曰上百餘天子異之曰問劉向向對

日食對

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東井京師地且旣其占恐害繼嗣

漢書五行志下之下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劉向對

說成帝定禮樂

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曰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曰養人爲本如有過

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箎弦之聞，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曰爲治也。刑法所恃，曰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曰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諄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絲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瀆惡俗，貪饕險詖，不聞義理，不示曰大化，而獨毆曰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曰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

漢書禮樂志成帝時，徙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曰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

誠子歆書

告歆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何曰報。

已上據御覽補改。

董生有云。

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鼓塞之容，故被鞅之禍，過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已下據初學記御覽補。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要顯處也。新拜皆謝，貴人叩頭，謹戰戰慄慄，乃可必免。藝文類聚二十，初學記十二，御覽十九，五百二十四，三百二十一，引劉向集，又四百五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三十六終

全漢文卷三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向三

戰國策書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甚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曰時次之分別不曰序者曰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曰趙爲肖曰齊爲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曰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曰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曰殺青書可繕寫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

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呂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无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呂竝立於中國猶呂義相支持歌說呂相感聘覲呂相交期會呂相一盟誓呂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呂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呂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呂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奔仁義而用詐譎苟呂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

爲強。是曰傳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曰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弃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曰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曰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

之阻跨隴蜀之饒聽眾人之策乘六世之烈呂蠶食六國兼諸侯  
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  
呂綴天下之心任刑罰呂爲治信小術呂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  
儒士上小堯舜下逸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  
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  
十四歲天下大憤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  
曰政齊之曰刑民免而無恥道之曰德齊之曰禮有恥且格夫使  
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曰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曰率  
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  
囚勢而爲資據時而爲口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  
曰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  
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  
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戰國策劉川姚氏宋刻本

管子書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顯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旣任政於齊、齊桓公曰、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曰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曰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曰我爲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取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旣進管仲、而已下

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曰：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合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曰：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曰爲之乘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曰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

管子書，侈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已脫合經義，向諱第錄。管子明晏子敘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曰相定，中書曰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皆已定，曰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曰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曰正行，百姓得曰附親，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必不誦義，不可脅曰邪，白刃雖交，身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誦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



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眾晏子衣  
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曰此  
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  
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曰爲一篇又有頗  
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曰爲  
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秀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晏子宋刻本

孫卿書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  
二篇已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曰定殺青簡  
書可繕寫孫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  
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濳干髡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  
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曰  
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

老師齊向修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議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曰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曰七十里文王曰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曰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及韓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爲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曰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爲變詐之兵孫卿曰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曰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曰爲人性惡

故作性惡一篇。曰非孟子。蘇秦張儀。曰邪道說諸侯。曰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曰其道進者。必不曰其道亡。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辨。處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廬子。芋子。皆著書。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卿爲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爲學。蓋曰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曰法孫卿也。案上文至漢興。江都曰。下十七字當在此句下。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曰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曰亡。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悵悵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

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爲竇涕。其書比於記傳，可曰爲法  
諱第錄。臣向昧死上言，謹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  
中孫卿書錄。荀子宋刻本

韓非子書錄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爲  
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己爲不如，非  
見韓之削弱，數言書于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  
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言爲儒者，用文亂法，  
而俠者，言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  
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  
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  
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  
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非使秦。秦王

悅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秦王曰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宋本不著名疑是劉向作

### 列子書錄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臣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臣盡爲進臣賢爲形如此者眾及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已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

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列子宋刻本

鄧析書錄

中鄧析書四篇、臣敘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呂相校除復重爲一篇、皆定殺而書、可繕寫也、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爲政記、或云、子產執而戮之、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爲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歇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乎不忠、苟有可引加於國家、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引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之蔽芾甘棠、勿

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況用其道不恤其人乎子然無言勸能矣竹刑簡法也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謹第上鄧析子明刻本案此敘意林荀子揚偉注高檢書錄解題無此說

關尹子書錄

右新書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祕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讎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攷增闕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平易之當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章首皆有關尹子曰四字篇篇敘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展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曹相國

參曹相國、愛書、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曰七篇上、上曰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上清人、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永始二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謹進上、此疑依託

子華子書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子華書凡二十有四篇、目相校復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曰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儒之士、爲其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巨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閎爽、善持論、不冝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藉甚、聞於諸侯、孔子過諸郊、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繡幣聘、曰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賢伯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遠巡、不肯起、



簡子大怒將脅之曰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曰卒今其書編離簡斷曰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記其所聞而無次敘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曰道德爲指歸而綱紀曰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爲久要之交當時諸侯曰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曰曰權譎爲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齟齬卒曰不遇可爲酸鼻謹目錄臣向昧死上

此敘及闕尹子敘疑皆宋人依託今姑錄之於陵子敘明人作

說苑敘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眾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曰爲百家後令

百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曰造新事十萬言呂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

宋木說苑

高祖頌

漢家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是爲豐公

漢書

高帝紀贊案劉向有世頌八篇

杖銘

歷危乘險匪杖不行牟耆力竭匪杖不彊有杖不任顛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都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悅己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貴

魏文類聚六十九案此銘亦作崔瑗類覽作馮植恐非

熏鑪銘

嘉此正器嶰巖若山上貫太華承呂銅盤中有蘭麝朱火青烟蔚

藝文類聚七十書鈔一百三十五初學記二十五

雕鏤萬獸離婁相加

文選景福殿賦注

五紀說

夏曆日為列宿，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宿遲，故日與列星昏，俱入西方。後九十一日，是宿在北方，又九十一日，是宿在東方。九十一日在南方，此明日行遲於列宿也。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見西方，至十五日，日入而月見東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自此明月行之遲於日，而皆西行也。向難之，曰鴻範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朏疾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遲不敢進也。星辰西行，史官謂之逆行，此三說夏曆皆違之，迹其意，好異者之所作也。

宋書天文志一

五紀論

太白少陰弱，不得專行，故日已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則書見，其占為兵，為喪，為不臣，為更王，強國弱，小國強。

宋書天文志一，乾象通鑑十六

案張衡本有洪範五行傳專從漢書五行志摘出，今不錄。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三十七終

全漢文卷三十七

十

全漢文卷三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向四

別錄

子夏易傳

唐會要七十七

服氏齊人號服光

漢書藝文志注釋文序錄案釋文序錄引作服光

神輸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輸之祥瑞

漢書藝文志注

京房易說云日與星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喻如鏡照

日卽有影見月初光見西方望已後光見東皆日所照也

御覽四案引

作劉向七略各書所引別錄七略多同今日題劉向者俱入於別錄

易家有救民之法

史記淮南王列傳案隱

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

爲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署曰九師書

初學記二十一御覽六百九案御覽引

作劉向別傳九師  
書上有淮南二字

所校讎中易傳古五子書除復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

日辰自甲子至於壬子凡五子故號曰五子

初學記二十一

段嘉卽京房所從受易者也見儒林傳及劉向別錄

漢書藝文志注

五十八篇

尙書堯典正義

虞夏書

尙書堯典正義

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

起傳曰敎人

尙書序正義

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

漢書藝文志注引劉向云

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依壁內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

別錄爲次

尙書堯典正義

師之尙之父之故曰師尙父父亦男子之美稱也

毛詩大明正義論語泰伯疏史

記齊世家集解

古文記二百四篇

序錄

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

史記封禪書索隱

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

後漢書班固傳注

云案劉向別錄及馬宮紫微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

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國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

明堂之事其書皆亡

路寢在北堂之西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

周禮匠人疏

左明堂辟雍右宗廟社稷

周禮匠人疏

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

九品圖畫其形

史記殷本紀集解

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

禮記雜記正義

王史六國時人也

漢書藝文志注

士冠禮第一士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鄉飲酒禮第四鄉射禮

第五燕禮第六大射儀第七聘禮第八公食大夫禮第九覲禮第

十喪服第十一、士喪禮第十二、士喪禮下篇第十三、士虞禮第十

四、特牲饋食禮第十五、少牢饋食禮第十六、少牢下篇第十七、儀

疏鄭目錄、案士冠禮疏云、大戴戴聖、與劉向爲別錄十七篇次

第皆冠禮爲第一、昏禮爲第二、士相見爲第三、自茲以下篇次則

異其劉向別錄卽此十七篇之次是也

曲禮屬制度、檀弓屬通論、王制屬制度、月令屬明堂陰陽、曾子問

屬喪服、文世子屬世子法、禮運屬通論、禮器屬制度、郊特牲屬

祭祀、內則屬子法、玉藻屬通論、明堂位屬明堂、陰陽喪服小記屬

喪服、大傳屬通論、少儀屬制度、學記屬通論、樂記屬樂記、雜記屬

屬通論、哀公問屬通論、仲尼燕居屬通論、孔子閒居屬通論、坊記

屬通論、中庸屬通論、表記屬通論、緇衣屬通論、奔喪屬喪服、問喪

屬喪服、服問屬喪服、閒傳屬喪服、三年問屬喪服、深衣屬制度、投

壺屬吉禮、儒行屬通論、大學屬通論、冠義屬吉事、昏義屬吉事、鄉



飲酒義屬吉事，射義屬吉事，燕義屬吉事，聘義屬吉事，喪服四制，舊說屬喪服。禮記正義鄭目錄，案釋文序錄云：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樂記正義云：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

鄭目錄云：樂記者，曰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禮記樂記正義，案史記樂書正義云：劉向別錄篇次與鄭目錄同，而樂記篇次又不依鄭目錄。樂記正義云：依別錄所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此樂記，有魏文侯，乃次賓牟賈，師乙爲末，則是今之樂記與別錄不同。

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案別錄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賓公第二十三是也。禮記樂記正義

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趙氏者，勃海人。趙定也。宣帝時，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見。溫室使鼓琴待詔，定爲人尚清靜，少言語，善鼓琴。時間燕爲散操，多爲之涕泣者。後漢書劉昆傳注，魏文類聚四十四，白帖六十二，御覽五百七十九，事類賦注十一。

師氏雅琴者，名志，東海下邳人。傳云：言師曠之後，至今邳俗猶多好琴也。非室書鈔一百九。

雅琴亦魏相所奏也。與趙定俱召見，待詔後拜爲侍郎。漢書藝文志注。

樂歌詩四篇。趙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隋書

音樂

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已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

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後漢書曹爽傳注。

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鈔

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鈔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春秋左氏傳序正義。

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也。錄黃帝已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也。

史記集解序索隱

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

論語序疏

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古壁所傳謂之古論。

皇

論語義疏序

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爲此記。故曰三朝。凡七篇。並入

大戴禮。史記五帝本紀索隱三國志秦宓傳注北堂書鈔九十九

見哀公作三朝七篇今在大戴禮

經。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爲二也。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

十二章。漢書藝文志注引劉向云

周宣王太史作大篆也。

文選魏碑賦注

古文或誤。已見爲典。已陶爲陰。如此類多。

北堂書鈔一百一十一御覽六百一十八

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

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汗也

初學記二十八御覽六百六案後漢書吳祐

傳注云殺青者曰火炙簡令汗取青易書復不盡謂之殺青亦謂之汗簡義見劉向別錄

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

家相對故曰讎也

文選魏都賦注御覽六百一十八

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曰節儉力行重於齊

世說

新語言語篇注案史記管晏列傳集解引萊者今東萊地也

稷齊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下也

史記田敬仲世家漢

解水經蒲水注太平寰宇記十八

可芋子史記荀卿列傳索隱

徐子外黃人也

史記魏世家集解

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曰著禍福榮

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

初學記二十五御覽七百一

楊雄經目有元首元衝元錯元測元舒元營元數元文元規元圖

元告元問合十二篇

漢書音義

鬻子名熊封於楚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

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曰爲公卿封長子

史記周本

紀集解案自辛甲下當別爲一條

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

史記管晏列傳集解

列子目錄曰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

文選王康璠反招隱詩注

莊子宋之蒙人也

史記老莊列傳索隱

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

史記莊子列傳

索隱

老萊子古之壽者

文選遊天台山賦注

鷓冠子常居深山曰鷓爲冠故號鷓冠子

藝文類聚六十七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御覽

六百八十五

周人閒小書其言俗薄

漢書藝文志注

兩中 嬰齊故待詔不知其姓數從游觀名能爲文 漢書藝文志注引劉向云

鄭長 鄭人不知其名 漢書藝文志注

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其書言天事故曰談天 史記荀卿列傳

集解後漢書西域傳注北堂書鈔九十九

方士傳言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

而溫氣至而黍生今名黍谷 北堂書鈔一百十二藝文類聚九文選魏都賦劉注顏延年秋胡詩注阮

嗣宗論蕭公奏記注白帖六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二

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

馬之辨已問鄒子鄒子曰彼天下之辨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

辨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

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

是故辨可爲也及至煩文已相假飾辭已相悖巧譬已相移引人

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

君子坐皆稱善

史記平原君列傳集解

杜文韓人也

漢書藝文志注

黃帝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曰爲黃帝之道也故

曰泰素

漢書藝文志注

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

史記荀卿列傳集解後漢書崔駰傳注北堂書

鈔一百案後漢書注引作鄒奭修衍飾之文若雕龍文御覽四百六十四引云鄒奭者顏采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辨文其難陽齊

人美之頌曰談

天鄒文與此異

于長天傳天下忠臣

漢書藝文志注

申不害京今河南京縣也

史記申韓列傳索隱

申子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

記也

史記申韓列傳索隱

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喬正其字

御覽二百二十一

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已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

於六經也。宣帝好觀其君臣篇。

史記張叔列傳索隱漢書元帝紀注張敞傳注。

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爲政。子產執而

戮之。

荀子不苟篇注引劉向云。

尹文

與宋鈞俱游稷下。

漢書藝文志注引劉向云。

公孫龍持白馬之論，曰度關。

初學記七。

成公

與李斯子由同時，由爲三川守，成公生游談不仕。

漢書藝文志注引劉

毛

論堅白同異，曰爲可曰治天下。

漢書藝文志注。

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

乎。

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漢書司馬遷傳注。

我

爲墨子之學。

漢書藝文志注。

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

史記荀卿外傳索隱。

過字作𨮒，𨮒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消



于髡智不盡如炙輶也。史記高祖列傳集解。

繚繚爲商君學。漢書蘇文志注。

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爲造此二十篇。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史記荀卿列傳集解。

朔之文辭，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祿屏風殿上柏柱。

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

具是矣。師古曰：劉向別錄所載。漢書東方朔傳。

督亢膏腴之地。史記荆軻列傳集解。後漢郡國志補注。

丹、燕王喜之太子。史記荆軻列傳索隱。

神農、疑李悝及商君所說。漢書藝文志注。案史記貨殖列傳：李悝農，疑李悝及商君所說。傷盡地九索隱云：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

尹都尉書有種瓜篇。御覽九百七十八。

尹都尉書有種蓼篇

御覽九百七十八

尹都尉書有種芥葵蓼蒹蒹諸篇

御覽九百八十七

都尉有種蔥書曹公與其先生言細人覘之見有拔蔥

藝文類聚

之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爲御史

漢書藝文志注

祭邯鄲人

漢書藝文志注

待詔臣饒齊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時待詔作書名曰心術也

漢書藝文

注

賈誼明屈原賦因言自諭自恨也

史記賈誼列傳集解

淮南王有薰籠賦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五御覽七百六

向有芳松枕賦

白帖十四御覽七百七

向有合賦

御覽七百一十七

有騏驎角杖賦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三御覽七百六十四事類賦注一十四

有行過江上弋雁賦弋雌得雄賦

御覽八百三十二

待詔馮尚作燈賦

藝文類聚八十

商字子高

漢書

臣向謹與長社尉杜參校中祕書

漢書

驃騎將軍史朱字

漢書

隱書者疑其言曰相問對者曰慮思之可曰無不論

漢書

有麗人歌賦漢興曰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遠動梁塵

受學者莫能及也

藝文類聚四十三文選嘯賦注事類賦注十案初學記十五魯人虞公見劉向別錄

孫子書曰殺青簡編曰縹絲繩

北堂書鈔一百三太平御覽六百六

蹇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蹇鞠兵勢也所曰練武

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習之今軍士無事得使蹇鞠有書二

十五篇

史記蘇秦列傳集解衛霍列傳索隱後漢書梁冀傳注初學記四一切經音義二白帖四御覽二百九十七又七百

五十四事

類賦注四

人民蚤蝨眾多則地瘠也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七

鑿山鑽石，則見地痛也。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七。

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醪，案別錄知也。

史記信陵君列傳索隱。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策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